

西南民族学院校友作家诗人创作研究

民族魂
时代风

西南民族学院校友作家诗人创作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

序

苏克明

我院建校四十多年来，为西南各民族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文化事业的人才。在我院所培养的各类人才群体中，有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群体，那就是我院历届校友作家诗人群体。近年来，徐其超教授主持研究这一作家诗人群体，编撰了一部名为《民族魂·时代风》的评介我院校友作家诗人创作的论著。在这部论著行将付梓之际，他们要我写点文字作为序，我感到了一定的责任和义务，那就勉力而为吧。

《民族魂·时代风》共研究、评介了14位校友作家诗人。对于每位校友作家诗人的评论自成单元，可算分论；分论前有概括全貌、提纲挈领的总论。应该说，全书的构架是比较完整的，可让读者从中体味、琢磨出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规律性东西。

《民族魂·时代风》所评介的校友，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当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中国作家协会或四川省作家协会、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个人作品集，获得国家或省级文

学大奖，称为作家诗人是完全够格的。其中不少校友还对民族文学发展作出了突出的开拓性贡献，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一定阶段的代表作家。如吴琪拉达，唱出奴隶解放时代的强音，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们都把他叫做“新中国第一个彝族诗人”、彝族当代诗歌创作发展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主要代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民族文学》主编吉狄马加，努力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熔铸在一起，其诗歌创作达到新的审美高度，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们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他为“诗魂”，认为他是彝族诗歌发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的主要代表之一。再如降边嘉措，他用汉藏两种文字写作并出版的《格桑梅朵》是解放后藏族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的《〈格萨尔〉初探》是中国研究《格萨尔王传》的第一部专著，在藏族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创造了好些个“第一”，在藏族当代文学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我想是不成问题的。

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诗人要受艺术禀赋、生活根底、感情积累、文化素质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对于现代作家诗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即如现在评介的这批校友作家诗人，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年轻一代，既认同于民族文化，又具有批判意识，追求超越民族的传统；既摄取异域文化，又使之在民族文化土壤扎根，追求超越外来借鉴。尽管在实际上未必真正做到了民族传统和外来借鉴两方面的超越，但所表现出来的登高望远的文化视野和“整合”民族文学的构想是难能可贵的，而这就与我们学校对他们的教育分不开。我们的汉、彝、藏语言文学系科，除了开设与普通大学中文系科相同的专业基础课，还开

设了民族学、民族美学、民族文化学等课程，这些课程不仅使我们的同学掌握了汉语文、彝语文或藏语语文工具，具备了“双语”创作的优势，更培养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包括民族自豪感、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忧患意识、民族批判意识、民族超越意识等，从而使他们的起步一开始就瞄准民族艺术的时代制高点。谁说民族高等教育可有可无呢？！仅此即不难看出民族院校的不可替代性，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在深感宽慰和颇受鼓舞之余，今后仍应坚定信心继续将我院办成名副其实的包括民族作家、诗人、教师在内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民族科学技术人才和领导管理人才的摇篮。

我们说民族院校是文学人才、教育人才、科学技术人才、经济建设人才、社会发展人才、领导管理人才的摇篮，绝没有夸大其功能的意思，同时也绝不意味着忽视个人的主观努力。事实上，《民族魂·时代风》评介的一批校友，他们所以能在文学上成才，内因才是根据。这批校友在校期间不是每一个人每一门功课都得满分，其中有的人可能还有偏科现象，但他们一般在学习上都很用功，又有特色。他们往往较早立下为文学献身的志向，并且把青春的理想转化为旺盛的精力，废寝忘食地学习，孜孜不倦地求索。他们学得灵活、主动，围绕既定的目标追求，有选择地读书、拼命读书。像吉狄马加，除阅读老师指定的古今中外名著，还阅读了当时尚不为人乐道、连老师也没有怎么注意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大批文学作品。从非洲文学的崛起和拉丁美洲文学的“爆炸”中看到了振兴少数民族文学和发挥自己文学潜能的路。他们还注意读写结合，培养知识迁移能力，通过反复练笔，把课堂上书本上讲的写作方法技巧变成自己的真功夫硬功夫，没

有走出校门就在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诗文习作。校友作家诗人们的治学精神和一些成功的治学经验,可供眼下在校和将来进校的莘莘学子学习、参考。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要求:“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人们认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在全社会发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为最大耻辱。”《民族魂·时代风》所选校友的诗歌、小说、散文代表作都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理想和道德、情操,可用作我们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补充教材。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校友,写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也有的是写于八十年代初,如《裕桑梅朵》),大多是奴隶或农奴的悲歌、战歌和欢歌,党的民族政策的颂歌,属“颂歌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毕业的校友写的作品,表现四个现代化,但更多关注自己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多哲理的思辨,抒情也是“冷抒情”,属“思考型”。无论“颂歌型”或“思考型”都是母亲爱、民族爱和祖国爱的结晶,都表达了校友作家诗人对自己的伟大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所以我觉得可用之于对同学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且这些作品是自己的学兄学姐写的,同学们读来一定倍感亲切,容易接受。当然,个别的作品只不过反映了一种个体的生命感悟和一种未必为我们所认同的精神追求,但总也是虔诚的人生寻觅和严肃的创作吧,同学们当能作出独立的审美判断。

主 编：徐其超
副主编：罗庆春 白珍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珏 邓孝廷
白珍 刘志荣
朱建新 沙玛拉毅
罗庆春 泽登孝
徐其超 曾明
潘素超

目 录

- 导 论**..... (1)
- 母校:摇篮与梦想**
- 使命:民族历史重托与时代机缘**
- 本文:单一生成与多元同构**
- 困惑:全新的挑战与对策**
- 吴琪拉达诗歌创作研究** (13)
- 投身民主改革激流**
- 放声歌唱奴隶解放**
- 发展彝族诗歌传统**
- 阿鲁斯基诗歌创作研究** (44)
- 由民间艺人成长起来的民族文艺家**
- 彝文诗歌走向现代化的桥梁**

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研究 (66)

魂归故里:文化内视品格

探骊得珠:文化溯源品格

毅然决然:文化批判品格

裂隙求生:文化救赎品格

列美平措诗歌创作研究 (82)

诗人经历:半人半牛

诗歌形象:半人半牛

诗美创造:半人半牛

蒋永志诗歌及其他体裁创作研究 (91)

诗歌:抒发民族心声

散文、小说:再现民族历史

电视片:展示民族文化

论著:研究民族习俗

阿库乌雾双语诗歌创作研究 (113)

生命本源的呢近与民族精神的超越

本民族原初宗教形态的艺术追溯与现代

彝人精神的诗美剖析

自觉重塑民族新形象的审美指向

广博的艺术视野与多元化的艺术手法

- 维色诗歌创作研究**..... (130)
- 把爱情和宗教化为诗的意象
 以飘飘欲仙的文字抒写哀恸
- 阿苏越尔诗歌创作研究**..... (144)
- 雪史:精神原型的诗意追溯
 雪变:现实处境的审美体察
 雪释:自我放逐的精神预谋
 雪祭:自我拯救的文化抉择
- 俄尼·牧莎斯加散文诗创作研究**..... (159)
- 河水照耀的生命激情
 图腾文化的深层依恋
 灵魂有约的精神至爱
 独辟蹊径的诗艺探索
- 降边嘉措小说创作研究**..... (174)
- 壮丽的少年时代和复杂的青年时代
 《格桑梅朵》和《十三世达赖喇嘛》
 《〈格萨尔〉初探》和《〈格萨尔〉与藏族文化》
- 章戈·尼玛小说散文创作研究**..... (206)
- 青藏高原历史、现实的再现
 厚实的生活、文化积淀
 极富理想的浪漫情韵

- 贾瓦盘加小说创作研究**…………… (216)
- 叙述主体:民族民间叙述模式的现代继承
 叙述对象: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险者
 叙述指归:新的民族文化旨趣的艺术追寻
- 巴久乌嘎小说创作研究**…………… (238)
- 多重现实与现代精神迷狂
 民族历史梦魇与时代文化整合
 多种叙事策略与深层精神独白
 母语与汉语诗意嫁接的努力
- 朱大录散文创作研究**…………… (291)
- 奇崛的创作经历
 深挚的乡土情思
 清丽的民歌风格
- 后 记**…………… (303)

导 论

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历经多少曲折坎坷,今天,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一特殊的文学领地又面临新的挑战。一系列需要及时作出回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无法回避地摆在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的面前。诸如,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未来走向问题;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语言观问题;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与各民族母语文学的关系问题;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与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继承与发展中的分寸感问题;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与少数民族作家的人格塑造的内在关联问题,以及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与各民族文化的时代精神和宗教精神问题等等。要搞清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程中一系列的深层问题,使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不断走向自身发展的正确途径,单靠创作者或研究者某一方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主张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不能仅停留在运用汉语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现实生活,表现各民

族人民独特的心理素质和精神世界,还需要在创作过程中,创造性地驾驭汉语,将自身特有的文化异质不断注入到汉语中,在实践中去努力营构“第二母语”全新的语言生成现实,完成全新的语言艺术创造。而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要尽快逃离过去单一的社会政治阐释的固定批评模式,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对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进行多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立体研究。在理解、阐释、批评和论析过程中,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导向正确的发展路子。只有民族作家不断的实践与研究,高瞻远瞩的理论导向相结合,才能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近年来,我们在从事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过程中,比较注意跨区域跨时代的、从作家的知识结构、知识体系的构成上去研究。比如我们所编著的《民族魂·时代风》这本书,就试图从同等学历的民族作家、诗人在汉语文学艺术创造上的共性和个性分析的视角上,以民族高校教育事业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变革推动发展的实绩为总背景,由“母校”这一特殊的文化摇篮为主串线,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我院(西南民族学院,下同)校友作家、诗人的不同风格、不同层次、不同历史内涵、不同时代特征、不同民族特色的代表作品并呈一处,并加以尽可能深入的理论阐释和评介。这样的编著思路,我们认为,可让读者在阅读和欣赏过程中,既能体察到纵向的民族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和必然走向,又能在比较分析中去发现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与整体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发展间的差距与缺陷,从而更加自觉地为今后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总体发展作出有意义的思考,并提供经验与教训。

一、母校：摇篮与梦想

众所周知,任何一位作家的成长,总是与其独特的生活土壤、文化背景、人生经历、生命体验,以及不同的文化修养、知识结构、文学构成、审美理想和艺术情趣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西南民族学院建校近半个世纪以来,为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管理人才。与此同时,也使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带着幼稚、天真的梦想和特殊的挚爱与坚毅执著的追求的各少数民族学子,能经过系统的现代文化知识训练,把幼稚、天真的梦想变成自觉奋斗的理想,并朝着这一理想的目标,展开坚韧的翼翅,从这里起飞。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这样说:“我写诗,是因为1978年我有幸考入了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在那里熟读了屈原和米哈依尔·肖洛霍夫。”^①他们正是这样抱着急切的求知欲,投进母校的怀抱,在母校这一知识的摇篮中饱尝智慧的乳汁,才逐渐成长壮大的。他们当中,有的早已积累了丰富的本民族文化学养,拥有比较完整浓厚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精神气质,带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自信心,而这一切通过母校的知识摇篮接受到较全面系统的现代科学知识光照和现代艺术思想的折射,在母语智慧和汉语智慧的激烈撞击之间,立即产生出独具特色的语言艺术的火花,从此便踏上了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去反思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遭遇,去思索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命运和精神处境的道路。也有的从小就在汉语文化

^① 《吉狄马加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版,第280页。

模式中成长，一出生便失去了母语文化的滋养，背弃了本民族文化的传统规范和价值观念，成为“我是一颗变异的种子”^①，通过母校更高层次的知识教养，拓宽了视野，深化了对人类文化价值、精神生命的理解，体察到个体生命与文化根性及民族命运，单一民族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深层关联，因而，逐渐复苏了深藏于灵魂之渊，潜流在血脉之间的与生俱来的民族精神质素，在心灵深处重新认同民族文化，站到更高处反观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理性回归本民族精神世界，在完成“离去”而后“回归”的精神历程之时自觉地选择了文学艺术之路。

就这样，一批批少数民族学子，努力脱逃肉身生命的摇篮之后，渐渐地在母校这一精神文化生命摇篮的养育下，借着对文学艺术特殊的禀赋，凭借在文学艺术视野、文化知识结构等方面比本民族“乡土作家”（特指无机进入高等学府的民族民间作家）更大的优势，不断用他们自己的艺术创作实绩，提高着自己在本民族文学艺术创作，乃至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西南民族学院历届校友作家、诗人们无愧于母校摇篮的养育之恩！

二、使命：民族历史重托与时代机缘

我们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人最必需的，最应该强化的意识，就是使命意识，我们所评介的这些校友作家诗人们对自己作为本民族文化人的文化使命，一般均有自觉、清醒的意识，

^① 列美平措：《心灵的忧郁》，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并且集中、强烈地体现在创作实践中。请听听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无庸讳言，对于我的部族和那长长的家谱来说，我将承担一种从未有过的使命。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瞬息即逝的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彝人的文化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我担心有一天我们的传统将离我们而去，我们固有的对价值的判断，也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我明白我是这个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我承认我的整个创作，都来自我所熟悉的这个文化。”^①他们正是在这种旧的民族文化规范的不断失落与新的文化规范的尚未真正确立的文化断裂带中，先天地拥有了一种忧患的品质，并以民族精神文化创造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列美平措这样描绘自己所处的精神处境：

我始终渴求视觉新鲜的景观

昨日的阴影却还缠绕我的裤腿

在时代文化大潮推动下，民族文化不断走向转型，民族文化人不断被置身于价值判断、人格选择的尴尬境地。面对无情的时代挑战，惟一的抉择就是积极的应战，自觉肩负起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自觉变革、自觉“扬弃”、自觉转型的时代使命，不断趋近文化整合基础上的文化保存，文化变异前提下的文化升华的人类文化必然走向。当然，要完成这样重大的文化发展历史使命，必须在国际文化发展背景下，借鉴多元化的文化智慧和多种文化构成可能提供的时代机缘。这一点，在我们所评介的作家诗人中，不同时代的作家、诗人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通过自己具体艺术创作实践，在不同层次、不同深度和广度上，作

^① 《吉狄马加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封底。

出了属于自我的一份努力,在不同时期对本民族文化的变革创新和发展起到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五六十年代的作家、诗人,他们将自己的艺术创作紧紧地贴近当时民族地区社会现实,紧贴各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纷纷起来砸碎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摆脱旧的文化传统的桎梏,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时代重任,为那个时期本民族人民确立新的生活观念、新的人生态度、新的社会关系,真正让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民族地区扎根,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而80年代以来成才的作家、诗人,则更多地在新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站在较高的文化视点,重新追寻和思考本民族文化遗产,从灵魂深处重新皈依本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和宗教精神,从而在深层背叛与深层回归的精神冲突中去赢得全新的民族文化创造契机,完成全新的民族文化形态的艺术构拟。

三、本文:单一生成与多元同构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大概都要经历由单一生成走向多元同构的发展历程,这是由各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发展形态决定的。一个民族的文学最早必然是对本民族内部历史文化作文学记录的符号体系,其文学构成自然呈现出单一而集中的状态。而随着这一民族历史推演与文化繁荣发展,必然与其他民族文化发生交流、融会。此时,其民族文学创作也就不能仅仅滞留于对本民族文化圈的认同和考察,而必须延展到多元化交互作用中来思考本民族文化的时代历史遭遇,思考民族文化不断走向转换生成的未来命运。于是,其文学构成也就走向了文化冲突、文

化互补、文化交汇、文化整合之后的文化的多元同构景观。

我们的校友作家、诗人们的文学本文在其文学构成上也呈现出这样的发展态势。首先，解放初期就开始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他们的文学创作主要沉浸在各民族人民翻身解放的狂欢声之中，沉浸在对党和政府的颂扬声之中，沉浸在对旧的社会制度的痛斥与控诉声之中，他们的文学本文明显地带有浓烈的政治抒情性。其时，民族文化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文学构成也似乎有了全新的时代内容，但究其实质，这些文学本文的文学构成仍旧是单一的，是表层的民族形式与当时的时事政治叠加的结果。其文学成就更突出地表现在时代内容的反映与历史事实的记录上，而较少体现在语言艺术本体层次的创造上。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仅仅是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的前奏，它必然带有发轫期的局限，但它为日后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变革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揭开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不断偏离与不断矫正中走向繁荣发展的历史序幕。我们所评介的作家、诗人中，属于这一时期的有《格桑梅朵》的作者、著名藏族作家降边嘉措；有《奴隶解放之歌》的作者、新中国第一个彝族诗人吴琪拉达等。

其次，新时期以来涌现的作家、诗人，由于单一民族文化背景受到多重时代文化的冲击，固步自封、各自为阵的传统民族文化格局早已被打破。加之，这些作家抓住时代的机缘，一方面，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步健全自己的知识结构，接受和借鉴大量的中外文学艺术思想成就，从而拓宽了艺术视野，升华了审美境界，丰富了审美内涵；另一方面，也有机会更深地沉入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底部，重新体味民族文化精神实质，以崭新的感觉方式去